

王
竹
吟
子

门忠魁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玉竹吟草

张

题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竹吟草 / 门忠魁著. -- 北京 : 北京燕山出版社,
2012. 5

ISBN 978-7-5402-2809-5

I . ①玉… II . ①门… III . ①诗词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①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88599 号

玉竹吟草

作 者 门忠魁

责 编 涂苏婷 李满意

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长阳汇文印刷厂

开 本 1/32 787×1092

印 张 6.5

字 数 5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6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作者简介

门忠魁，字至诚，笔名玉竹，别署思齐斋主。

一九四四年二月生，北京人。中学教师，已退休，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。

自一九九五年以来，有二百余首诗词、楹联入编《当代爱国诗词选》、《中华当代绝句精选》、《千家酬唱集》、《当代吟坛》、《当代诗词精萃》、《华夏吟友》等大型诗集，并散见于国内报刊。其中一首七律《杪椤赞》曾荣登一九九六年中华诗词“杪椤杯”大奖赛优秀奖之榜首，作品及传略被《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》大型图书数据库收录。

序（吕义）

余五十岁时，始得结识门忠魁老师，甚喜。遂作诗曰：“艾年真有幸，有幸与君知。”倏忽十三年过去，虽无频繁往来，但心终藏之，情相系之。偶一相聚，契阔谈笑，彼此忘情，说古道今，时不知晚。别后静思，颇有所得，良感快慰平生！真可谓其淡如水，其馨如兰者也。

门兄豪爽率真，才思敏捷。诗词曲联，信手拈来，每臻妙境，如同宿构。时澎湃而穿越千古，激昂人心；或缠绵而缅怀故人，浸润情思。华夏

山河，见美于笔下；神州盛事，颂功于篇章。沧桑旧史，娓娓言之，纵览烟云兴替；忠奸时态，侃侃道来，寓含褒贬哀荣。笔墨清新，辞藻朗润。文高标而雅致，蕴锦绣而真淳。

欣闻是集出版，有幸先睹。其诗缅先父之正气，忆慈母之惠爱，是知从戎奋进，坚贞报国良有以矣！集中时见与贤达往来之作，推心置腹，廉直方正；真情厚谊，扑面而来。秉笔直书，不作虚言，人格魅力，跃然纸上。记益友之纯诚，展贤良之高致，虽寥寥数语，足叙衷肠；拳拳厚意，远志铭心，不受尘埃所侵蚀，不为铜臭所污染，

难矣哉，难矣哉！

多年来，门老师从事围棋普及、国学教育工作，奖掖后进，弘扬诗教，身体力行，成绩斐然。使命之感，责任之心，一见于诗。览者观之，必有得焉。此间大忙，汉俳短歌，积极推广；古典之外，又开新窗，亦是难能可贵。

蒙门兄抬爱，命余为序。学识谫陋，岂足当之。涂鸦满纸，聊以塞责而已。

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

自序

为自己的诗集作序，不知从何说起。想来想去，觉得不如解释几个人们常常问及的问题，似乎更实在些。

我的笔名为玉竹，始于高中时期。一九六〇年冬，看田汉先生的剧本《关汉卿》，第一次见到了“玉可碎不可改其白，竹可焚不可毁其节”的章句。后来，精读《三国演义》时，才真正知道了此句的原始出处。原来是关羽败走麦城前，面对诸葛亮的劝降，慷慨表达的明志示怀之言。

这两句话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震撼。深受教育和启发之后，觉得做人，就应该像剧中 的关汉卿、书中的关羽那样顶天立地、铮铮铁骨；就应该做一个像他们那样的有操守、有秉承、有 气节、如玉如竹的大写的人！自此，『玉可碎不 可改其白，竹可焚不可毁其节』成了我一生的座 右铭，也化简成了我的笔名。

我写诗纯粹是业余爱好，最初的目的也就是 自娱自乐、自激自励。高兴时借以抒情遣兴，愤 憾时借以释怀解郁。从来没有想过要集诗成册、 付梓出版，更不想贻笑于大方、露丑于人众。要

不是几位老前辈的鼓励和督促，我至今还在犹豫不决之中。俗话说：『无知者无畏』，毕竟我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些自知之明，心存畏惧、多有惶恐，最怕因自己的水平低下耽误了他人的时间，玷污了别人的耳目。这就是我出此诗集积极性不高的缘由。

有朋友问，你怎么认识这么多的老将军老首长，并往来如此密切的呢？这些老革命、老前辈都是我们平时想见都难以见到，想请都请不来的人呀！

其实事情很简单：这十几年来，我始终在部

队老年大学教授诗词课程（格律、赏析、创作），学员全是部队离退休的老同志。他们之中，师团级的居多，更有十几位老红军、老八路，他们多是将军级的老首长。日积月累，多年相处，彼此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课上课下没有上下级的约束，更无长幼尊卑的分别。虽有师生之份，却更多挚友之谊，融洽得像一家人一样。有的老将军说：“我们就是忘年交的战友，新时期的朋友，情志交的诗友。”面对这些老将军真是愧当此言，心有余惭。只有胡炜老将军是个例外和意外，与他的相识与交往具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。

关于诗集中的无题诗，总有人让我讲说明白，我只有一笑置之。既然是无题，就有不便于直说、不能明说的思考和内涵，只能依靠阅读者的自身理解和诠释。各人的理解不同，便会有不同的释义。对此只好各任其说、悉听尊便了。

我自幼崇尚白乐天的诗风——『老奴可识』。

这一风格成为我始终学习的榜样，一生不懈的追求。所以我写诗就如同烹调一盘京味的菜肴，力求色美、香醇、味正，使人感觉咸淡适中、清香爽口，适合大众化的品尝、食用和消化。争取做到『通俗而不失典雅，师古而不失创新，浅显

而不失庄重，随意而不失用心』。

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一点，只能让阅读者自行品评了。

诗集中的诗词、楹联大多是历年米来发表过的，大约占了本诗集的七成左右。有很多诗稿因为已经散失或遗忘没有收集进来。本次集集付梓，就有几首是朋友闻讯寻回补充的。本诗集的部分作品即使入集也是心不能称意的劣作，出于各种考虑也一并收录了。有友人对我建议，数量再多些就更好了，闻听此言，只有苦笑。匆忙之下，必有缺失，待将来择机一并补齐吧！

原来的初稿编了十个项目，例如『报国情怀』、『文革回首』、『青涩回味』、『诗赠往来』等，细想之下，感觉总有不妥。一首诗往往情志融合、内容交叉，所以归属难分、界限难定。最后决定以诗的体式来划分，最终成了现在的模样，也算对诸多建议的一个交代吧！

序文结笔之时，借此向书法家张霖老先生、书法家宋后军老先生、挚友吕义、挚友孙淑香，以及为此诗集提供巨大帮助的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再序

我是一个做事追求完美的人。为了减少诗集正式出版时的差错，我特地先行复印了六百册，分送给诗友、战友和朋友们，让大家为我挑错把关，对诗集进行批评和指正。

友人们不负此期，以各种形式提出了宝贵的批评建议。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特别要提出的是，已九十一岁高龄的胡炜老将军在眼睛近于完全失明的状况下，坚持用放大镜看完了整部诗集。老人不顾年迈体弱，在电话

中与我娓娓长谈了近一个小时。在给以肯定的同志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，其拳拳之心，殷殷之意，溢于言表，令人感动。

老人家受我之请，忍受失明之苦，再次为我题词。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鞭策和激励，更是一位革命老前辈对所有后来人的期望与嘱托。凝聚中华魂，保持浩然气！我辈当终生铭记，操守奉行。

谈到这本诗集，不由人不想到王济生老将军。这位老首长喜欢我的诗。他曾和我开玩笑说：“你的诗集什么时候出版呀？再不出版，我们这些老同志可等不及了……”

一言成谶，令人痛心不已。就在诗集付梓前不足一个月，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突然病逝，享年九十岁，竟真的没有看到我的诗集。

在我们沉痛悼念这位老将军的同时，借此正式出版的诗集，告慰老人的在天之灵吧！

尊众之嘱，我舍弃了原征求意见稿中的歌词部分，以保持风格和品类的统一。同时对部分诗词进行了修改、调整，甚至删除，对于读者不甚明了的疑问之处增加了注解。尽管千方百计补漏，百遍弥缺，仍不免有失误之处，敬请各位朋友将就着看吧。